

第十一回 彭巡撫冒奏陷忠 尹御史通信保嗣

卻說衛矢忽聞元帥被擒，驚的手足失措，喝令船駛上，球間委曲。船直近前，那知妖道隱在面前，用定身法定住衛煥，仍然不言不亂如醉如癡，被妖道攔腰抱回番營而去。官軍吶喊：「先鋒亦被擒去了。」各船聞得元帥、先鋒俱被擒去，三軍無主，紛紛逃去。番軍鄒必凱見元帥，先鋒俱已拿下，喝令番船用力追殺。可憐元軍沉死的，被箭射死的，不計其數，二萬軍人，剩不得數千人，連船逃走。神武道人令鳴金收軍，播得勝鼓回歸水寨。鄒少凱拜謝曰：「若非軍師神通，焉能一戰成功？連前日失陷軍船，俱皆救回。」道人曰：「同是為國出力，何必言謝！」鄒必凱曰：「方方元軍無主，正好暢殺，何故鳴金？」道人曰：「元帥、先鋒俱已被擒，何必多殺？」鄒必凱曰：「軍師說得有理。」即著軍士把皇甫敬並衛煥押來。

且說皇甫敬、衛煥同禁在船艙內，及至甦醒，方知被擒。皇甫敬吼聲轟雷，謂衛煥曰：「不意死的不明不白，但我身為元帥，反為妖封所擒，死固當然，只是誤了國家大事，死不瞑目也。」衛煥勸曰：「未將唯一死而已，以報國恩，顧不得許多了。」帥將數恨不已不多時，番軍下來，擁過大船，只見鄒必凱坐在當中，道人旁坐，皇甫敬、衛煥怒目環睛，面外而立。鄒必凱喝曰：「皇甫敬，前日刺我丁戟，此恨未消，今已被擒，復敢抗禮不跪，本帥豈無尺寸之刃處你性命？」皇甫敬、衛煥回頭大罵曰：「番狗休要誇口，俺門非無能殺敗，不幸被妖道邪術所擒，一死而已，何必多言！」鄒必凱怒曰：「兩個匹夫乃吾砧上之肉，乃敢惡言傷人。」叱武士押住船頭，一併斬訖。刀斧手方將上前，番軍師搖頭喝住曰：「且慢。」站起身向皇甫敬、衛煥勸曰：「爾等徒死無益，莫若歸順我邦。貧道有此神通，早晚取了中原天下，同享富貴，何等美妙。」皇甫敬大罵曰：「吾等乃中原大臣，怎肯降你犬馬之輩？我主不日大軍齊臨，定把爾等繫得死無遺類，方消我恨。」鄒必凱大怒，指罵曰：「這兩個狗官，氣殺我也！」喝令武士作速斬訖報來。皇甫敬、衛煥回頭喝曰：「番狗，要殺便殺，何必怒為？大丈夫視死如歸！」說罷，面不改容，大踏步向船頭而去。

那神武道人向鄒必凱曰：「二將英勇無敵，且又立心不屈，殺之深為可惜，不若押送王城，囚禁牢獄，使他受苦；自然歸降。他們深知中原虛實，又有同僚好友為內應，何愁中原難得？」鄒必凱曰：「軍師說得極是，但二將不降奈何？」道人曰：「二將怎能變得苦楚，必定歸降。」鄒必凱稱是，即傳令將皇甫敬、衛煥加上鐐鎖，打上囚車，具下一道表章，奏稱此二將才堪重用，可禁天牢，候其回心，定取元朝天下。差一員偏將，帶軍士五百名，押往王城。偏將領了表章，把皇甫敬、衛煥同坐囚車，安放在船艙中，揚帆起身。

是夜，將帥在車內，皇甫敬尋思，若妻子聞報，不知如何悲傷？直至二更後，朦朧間見毫光萬道，有一位娘娘喚皇甫敬曰：「吾乃巡海娘娘林氏是也，憐爾忠義，特來指點。爾命中該有三年災殃，爾的子女自與兵前來救爾回朝，那時骨肉團圓，滿門富貴。若貪生怕死，改變初心，休想再回中原。」皇甫敬待要向前細問，忽被更鐘驚醒，乃是南柯一夢。皇甫敬連聲稱奇，衛煥曰：「原來元帥得此好夢，日後必有公子小姐前來救應。」元帥曰：「夢寐之事，難以全信，但為臣盡忠而已。」衛煥曰：「元帥說得有理。」將帥心如鐵石，及後到王城，仍罵番王，被番王囚禁天牢。二將忍耐，不愧臣節，候中原大軍來救，不表。

且說是日番軍大勝，皇甫兵逃走二萬，元軍只存一萬三千餘人，帶傷者不計其數。敗軍馳舟逃走，來見巡撫部院彭如澤，細說元帥、先鋒被妖道邪術擒捉，全軍大敗之事，求巡撫發文與軍將，好回雲南復上司。巡撫即備文，交與偏將帶回雲南。敗兵回去，再下令將餘船收回，自思水路來戰，無人知曉，今即奏稱皇甫敬、衛煥被神武道人邪術所擒，貪生怕死：投降番營，現為嚮導官，領軍攻打登州府，十分危急，且我軍初戰，敗帥歸降，人心搖動，若不早發救兵，恐城池難保，為此具奏，皇甫敬等即是叛逆，連家眷亦當誅戮，國丈豈不歡喜？主意已定，遂具下表文！另修密書，回覆劉捷，內稱實係被擒無信，我今捏奏歸降番邦；他為嚮導官，你可奏稱誅戮家眷雪恨。將密書交付心腹家人，帶付劉國丈，不可遲延。隨後差一員千總官帶表，連夜趕程，非止一日，早來到午門下馬，對午門官說明來歷。

午門官遞殿啟奏曰：「山東巡撫彭如澤進表，奏稱平男大元帥皇甫敬、先鋒衛煥征剿番國，不料被番軍師神武道人所擒，貪生怕死，歸降番國，充為嚮導，現在領兵攻打登州城，正甚危急，請旨定奪。」成宗面上失色，令內監取表，付與值日學士，將表朗誦一遍。內有幾位忠良官，心想皇甫敬是一位英雄，且又高官顯爵，既已被擒不死，必定被禁，豈肯偷生，以累妻子？諒是水面難探，巡撫誤聞錯奏。但事關重大，誰敢多言？成宗聽表大怒曰：「皇甫敬受國大恩，竟敢歸降番邦，充為嚮導，背叛情實可恨。」此時，劉捷早接彭如澤密書，既知是冒奏，即假意出班俯伏請罪曰：「臣薦皇甫敬為帥，有妄薦之罪，乞請陛下將臣交部議處定罪，使後大臣不敢妄薦。再差刑部官，帶領校尉，分捉皇甫敬及先鋒衛煥兩家家眷，進京誅戮，以正叛逆。」成宗曰：「若依此例，人人畏累，誰敢得薦。但皇甫敬身為大臣，受國厚恩，一日叛反，若不嚴辦，何以做戒亂臣？」著刑部官當即作通草詔一道，差官一員，領御林軍五百名，速赴湖廣荊州府江陵縣捉拿皇甫敬至親男女，解京處斬；那衛煥乃無名卑將，家屬免罪。刑部官草詔呈上，帝用奎印上，差官起身。只見兵部官上殿奏曰：「今山東登州危險，乞陛下差官前往禦敵。」成宗令兵部會議，合朝有甚能將，堪此重任。兵部官奏曰：「御前有振威大將軍楊秉義，年雖五旬，精力高壯，兵韜精熟，可當此任。」成宗准奏，即宣楊秉義，加封防禦大元帥，領兵一萬，即日前往登州，或守或戰，便宜行事。楊秉義帶兵一萬，出城赴登州而去。當下成宗退朝。

且說皇甫敬有妻尹氏、其胞兄尹上卿，乃二甲進士出身，官拜兩臺御史。是日，在朝見奏此事，諒得魂不附體，及其退朝，上轎回府，見夫人程氏並女兒蘭臺前來迎接。當下尹上卿卸下公服，夫人問曰：「老爺何事如此慌張？」尹上卿即喚夫人女兒同上繡房，細將征番事體說明。夫人失色曰：「以此姑娘性命休矣，如何是好？」尹上卿曰：「家姊夫定是被擒受禁，諒無降番拖累妻子之理。必是山東巡撫查探不真誤奏。但欽差一往，可憐家姊盡作刀下之鬼。」程氏大驚曰：「老爺保姑丈決不歸降，有何不可？」尹上卿曰：「山東巡撫表章具奏，就是叛逆，怎好保奏。今只好修下密書，飛報家姊，預先逃走，此是上計。」夫人曰：「如此作速寫書。」尹上卿慌忙寫了書信，喚心腹家人尹貴前來，賞了路費，囑曰：「爾可備一匹好馬，將此書趕往湖廣姑娘家中，對姑娘說明朝廷誤信讒言，疑姑夫歸降番軍，差官帶軍擒捉家眷，進京處斬，叫姑娘即速打發公子逃走，倘再差延，欽差到日，玉石俱焚。爾可附近客店安歇，候欽差到日，看他如何擒捉，打聽明白，即速回報，免我憂慮。」尹貴領命退出，收拾包裹，備下快馬，辭別本官，上馬加鞭去了。

且說刑部官領了校尉軍，曉行夜住，雖是趕緊，終不及尹貴星夜兼行的快速。尹貴連夜馬不停蹄，迅如風火，不上幾日，到了湖廣荊州府江陵縣帥府前下馬，將馬縛在外邊，來見把門人曰：「煩勞報知夫人，說是京中尹老爺有要事面稟。」把門人即請尹貴坐下待茶，一面入內通報。一尹夫人吩咐令進，女婢傳出，須臾間，尹貴入內叩頭曰：「姑娘在上，小人叩頭。」夫人心知有急事，即日，免禮，爾有何事，如此慌張嚴尹貴立起身，要說出話，見左右有女婢數名，停住不言。夫人令女婢退去，對尹貴曰：「爾有何事，只管說來，毋致疏漏。」尹貴見四下無人，乃曰：「不好了！姑爺奉旨出征，不料被妖道邪術捉了，元帥、先鋒諒必被禁，誰知朝廷聽信讒言，說姑爺歸降番邦，充為嚮導，攻打登州城。聖上發惱，差官帶校尉軍前來擒捉。我家老爺令小人特來報知姑娘，速遣公子逃走遠方，以存後嗣，倘欽差一到，即難脫身。」說罷，就取出蠟書呈上，曰：「老爺恐路上洩漏，藏在蠟丸內，剖開便見。」皇甫少華取了小刀，輕輕剖開，母子姊弟看過，俱皆悲泣。皇甫少華收淚曰：「我想爹爹被擒，怎肯降番，累及滿門？此必劉捷暗使山東巡撫冒奏，公報私仇，害我滿門。」小姐曰：「定是如此，弄得我皇甫滿門家敗人亡。」尹貴曰：「家老爺亦是這等說，但小人臨行，家老爺吩咐不可啼哭，倘一透風，就難逃走；又吩咐小人須歇客店，探聽消息。夫人速備回書，交付小人帶回，好住客店安歇。」小姐曰：「說得是。」就對公子曰：「賢弟速取白銀五十兩，並取一火種來。」夫人問曰：「女兒取火何用？」小姐曰：「來焚此書。」夫人曰：「少停焚化未遲，何必如此著急。」小姐曰：「此書留下，倘被欽差搜回奏主，即知是母舅透風，母舅性命就不能保，寧可隨手焚化，免得後患。」夫人稱是。公子就取了銀子並火種前來，小姐將書焚化，便喚尹貴曰：「欲修回書，便恐洩漏，不如勿修回書為妙。這五十兩銀子賞爾，爾可往客店暫住，俟我等有甚結局，方再回家。」尹貴接銀稱謝，出府往投客店住下。

這裡夫人謂子女曰：「此事雖由劉捷陷害，亦是朝廷聖旨，我乃諧命夫人，該當同罪，俟欽差捉拿處死，爾等姊弟速收拾逃走為要。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沂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龍鳳再生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